

丑陋的中国人

柏杨 著

时事出版社

丑陋的中国人

柏杨著

时事出版社

1986年

丑陋的中国人

柏杨 著

*

时事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)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时事出版社发行科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5 字数：140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225·027 定价：1.25元

出版说明

柏杨先生是台湾知名的作家、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。他写了很多杂文，抨击时弊，触犯了当局，被判了十二年刑，实际关了九年零二十六天被释放出来。

柏杨先生出狱后，从事历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。最近几年来，在台湾和美国以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为题，做了多次演说。对几千年来，在封建文化影响下的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中的腐朽黑暗面，进行无情的揭露，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争论。对他的观点有人赞成，也有人不赞成。

柏杨先生是国民党员，在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，又在台湾狱中服刑九年多，因此在不少问题上，和我们的看法与认识不同；但我们认为，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，读了柏杨先生的书，可以激发我们的斗志，增加前进的勇气，是会有好处的，所以将本书进行整理摘编出版。

由于海峡两岸当前状况，我们不能事先和柏杨先生取得联系，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，如有不妥之处，应由我们出版社负责。为尊重作者和出版者的权益，按规定将稿酬及有关费用结存在银行，留待作者或指定的人取用。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

目 录

酱缸国医生和病人（代序）·····柏杨（1）	（1）
丑陋的中国人·····（4）	（4）
中国人与酱缸·····（25）	（25）
人生文学与历史·····（36）	（36）
老昏病大展·····（71）	（71）
起敬起畏的哲学·····（71）	（71）
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·····（72）	（72）
对事不对人·····（73）	（73）
只我例外·····（75）	（75）
谋利有啥不对·····（76）	（76）
沉重的感慨·····（77）	（77）
第一是保护自己·····（78）	（78）
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·····（80）	（80）
洋人进一步·中国人退一步·····（84）	（84）
最大的殷鉴·····（89）	（89）
把羞愧当荣耀·····（93）	（93）
炫耀小脚·····（96）	（96）
臭鞋大阵·····（97）	（97）
为别人想一想·····（100）	（100）
不会笑的动物·····（104）	（104）
礼仪之邦·····（106）	（106）

三句话	(108)
排队国	(112)
到底是什么邦	(117)
酱缸蛆的别扭	(121)
不讲是非·只讲“正路”	(122)
一盘散沙	(124)
唐人街——吞噬中国人的魔窟	(125)
春秋责备贤者	(128)
谈丑陋的中国人	(130)
虚骄之气	(134)
恐龙型人物	(137)
崇洋·但不媚外	(142)

附 录:

我们还可以做个好儿子	江舟峰 (147)
柏杨余波	南 日 (149)
也是丑陋中国人余波	余 波 (151)
一点感想	今 生 (154)
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征——酱缸	姚立民 (156)
推理能力发生故障	纽约《华语快报》社论 (171)
从酱缸跳出来	纽约《北美日报》社论 (173)
贱骨头的中国人	王亦令 (175)
丑陋的王亦令	江 渤 (180)
评王亦令《贱骨头的中国人》	张绍迁 (183)
不懂幽默	回旋处 (187)
伟大的中国人	朱 桂 (189)

酱缸国医生和病人（代序）

柏 杨

话说，从前，有个“酱缸国”，酱缸国里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，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，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，大概情形是这样的——

病人：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大摆筵席，你可要赏光驾临，作我的上宾。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？

医生：对不起，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，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，恐怕是三期肺病，第一个是咳嗽……

病人：怪了，你说我咳嗽，你刚才还不是咳嗽，为什么不是肺病？

医生：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。

病人：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有钱，有学问，上过大学堂，喝过亚马逊河的水，血统高人一等，是不是？

医生：不能这么说，还有半夜发烧……

病人：不能这么说，要怎么说才能称你的心、如你的意？半夜发烧，我家那个电扇，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，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！

医生（委屈解释）：吐血也是症候之一。

病人：我家隔壁是个牙医，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

吐血，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！

医生：那当然不是，而是综合起来……

病人：好吧，退一万步说，，即令是肺病，又是七八期肺病，又有什么关系？值得你大呼小叫！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？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。我下个月结婚，谁不知道，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，为什么要打击我？我跟你有什么怨？有什么仇？你要拆散我们？

医生：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只是说……

病人：我一点也不误会，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，你幼年丧母，没有家庭温暖，中年又因强奸案和谋财害命，坐了大牢，对公平的法律制裁，充满了仇恨，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，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。

医生：我们应该就事论事……

病人：我正是在就事论事，坦白告诉我，你当初杀人时，是怎么下得手的，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。

医生（有点恐慌）：诊断书根据你的血液、唾液的化验，我不是平空说话。

病人：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，就等于你当初的刀子，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。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，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，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，你不觉得可耻？

医生：老哥，我只是爱你，希望你早日康复，才直言提醒，并没有恶意。

病人（冷笑兼咳嗽）：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，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合起来，阻止你在“爱”的障眼法下，进行对祖国的谋杀。

医生：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，象唾液，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……

病人：崇洋媚外、崇洋媚外，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、贱骨头，我严肃的警告你，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。

医生（胆大起来）：不要乱扯、不要躲避，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，我过去的毒和主题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的主题是：“你有没有肺病”？

病人：看你这个“丑陋的中国人”模样，嗓门这么大，从你的历史背景，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，怎么说没有关系？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，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会害了三期肺病，因而看不起我们。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，天理不容！锦衣卫（努力咳嗽），拿下！

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（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），有时候是乱棒打出，有时候是口诛笔伐。

一九八五·七·二十三·台北

丑陋的中国人*

(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)

多少年以来，我一直想写一本书，叫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我记得美国有一本《丑陋的美国人》，写出来之后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。日本人也写了一本《丑陋的日本人》，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，他阁下却被撤职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。中国比起日本，好象又差一级，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，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，所以我始终没有写。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，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，请教于全国各阶层的朋友。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，在台北，请我讲演的人，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，就立刻不请我了。所以，今天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演讲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。

有一次，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，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，我问同学会会长：“会不会有问题？”他说：“怎么会有问题？”我对他说：“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，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有问题人物，又讲一个有问题题目，那可是双

* 这是柏杨在美国衣阿华大学的讲词。

料。”跟训导处谈过之后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：“问题是有的，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？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。”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，他问：“同意不同意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不同意，不过你一定要改，只好就改！”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我对他说：“希望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，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。”他慷慨承诺。结果讲过之后，把录音带寄来，只有开头的几句话，以后就没有了声音。

今年我六十五岁，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，我对他们说：“我活了六十五岁，全是艰难的岁月！”我的意思是：不仅仅我个人艰难，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。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，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，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，同你们谈“艰难”，你们既不爱听，也不相信，更不了解。我所谈的艰难，不是个人问题，也不是政治问题，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，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。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，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。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，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，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，永远无尽无期。

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中的难民，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，（我们所讲的“中国人”不是国籍的意思，而是指血统或文化）。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，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，到了那里几天之后，不能忍受，哭着回来。她说：“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。”后来我到了泰国，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。好比说：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，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，假使你的衣服破了，邻居太太替你缝

两针，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，这就是商业行为，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脱了衣服，走到裁判所，问她：“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？”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，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，只有一个感慨——中国人造了什么孽？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？

前年，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，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，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，我同我太太一面挑，一面讲，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，我们觉得很亲切，问她：“你怎么会讲中国话？”她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从越南逃出来的。”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，一面说，一面呜咽，我只好安慰她：“至少现在还好，没有挨饿。”在告辞转身时，听到她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！”我对这一声叹息，一生不忘。

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，就是现在的东南亚，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，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：“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。”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象猪仔一样，无知无识，自生自灭，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。我觉得，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，灾难更大。最使我们痛苦的是，一百年来，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，几乎全部归于幻灭。来了一个盼望，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，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，反而更坏。再来一个盼望，而又是一个幻灭，又是一个失望，又是一个更坏。一而再，再而三。民族固然是长远的，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。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？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，经得起破灭？展望前途，到底是光明的？还是不光明的？真是一言难尽。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，问题是，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？我从小就

受到鼓励，五、六岁的时候，大人就对我说：“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”我想我的责任太大，负担不起。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：“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”现在，儿子又告诉孙子：“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”一代复一代，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？

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，“反右”之后接着又来一个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天翻地覆，自人类有历史以来，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浩劫，不仅是生命的损失，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，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。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，就跟禽兽毫无区别。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。

在马来西亚，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，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，里面有马来文，有英文，就是没有华文。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，没有华文就不好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，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，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受到尊重。泰国的华人说：“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？”不要自己安慰自己，一个法令下来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

这种种事情，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，不但艰难，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，你不晓得他是怎么回事，左、右、中、独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，简直没有共同语言。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，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？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那么历史悠久，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，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。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，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，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，为什么这样一

个庞大的国家，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，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？不但受外国人欺负，更受自己人欺负。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，看到外国小孩，他们是那么快乐，我从内心产生羡慕。他们没有负担，他们的前途坦荡，心理健康，充满欢愉。我们台湾的孩子，到学校去念书，戴上近视眼镜，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，六亲不认。他母亲昏倒在地，他去扶她，母亲悲怆的喊：“我死了算了，管我干什么？你用功罢！你用功罢！”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，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，学生马上就抗议：“我们不要学做人，我们要学应付考试。”多可怕的教育，我们要靠下一代，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。

我在台湾三十多年，写小说十年，写杂文十年，坐牢十年，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，平均分配。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？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，要透过一个形式，一些人物，所以我改写杂文。杂文象匕首一样，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。杂文就好象一个人坐在在司机的旁边，一直提醒司机，你已经开错了，应该左转，应该右转，应该靠边走，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，前面有桥，应该放缓油门，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，有红灯等等。不停的提醒，不停的叫，叫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。掌握权柄的人认为：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，他就永远没有错误。

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，我为什么坐牢？我犯了什么罪？犯了什么法？出狱之后，我更不断的探讨，象我这样的遭遇，是不是一个变态的、特殊的例子？我到衣阿华，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，使我发现，象我这种人，上帝注定要我坐牢，不在台湾坐牢，就在大陆坐牢。他们同我讲：“你这

个脾气，到不了红卫兵，到不了文化大革命，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”为什么一个中国人，稍微胆大心粗一点，稍微讲一点点实话，就要遭到这种命运？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牢的人，我问他们：“你为什么坐牢？”他们说：“讲了几句实话。”就是这样。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？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。

一个人生活在世上，就好象水泥搅拌机里的石子一样，运转起来之后，身不由主。使我们感觉到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，而是文化问题。耶稣临死的时候说：“宽容他们！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”年轻时候读这句话，觉得稀松平常，长大之后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，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，多么痛心。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们的丑陋，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。我到爱荷华，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衣阿华大学出一半，再由私人捐助一半，捐助一半的是衣阿华燕京饭店老板，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，我们从前没见过面，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，使我感动。他和我谈话，他说：“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，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，看了你的书之后，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，所以说，我想请你当面指教。”

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？我第一次出国时，孙观汉先生跟我讲：“你回国之后，不准讲一句话——唉！中国人到那里都是中国人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不讲。”回国之后，他问我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——中国人到那里都是中国人。”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，是他希望中

国人经过若干年后，有所改变，想不到并没有变。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！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，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？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，这不是自我安慰，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，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，往往是中国人，许多大科学家，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，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、李政道先生，都是第一流的头脑。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，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、很快乐的境界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—一个很好的国家。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，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后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。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。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，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？什么原因？

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，那就是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，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，到今天都不能痊愈。有人说：“自己不争气，却怪祖先。”这话有一个大漏洞。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（按，《群鬼》），有个梅毒的父母，生出个梅毒的儿子，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，都要吃药，有一次，儿子愤怒地说：“我不要这个药，我宁愿死，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？”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？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，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，假定我们要怪的话，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？这么一个庞大国度，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，却陷入贫穷、愚昧、斗争、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，难以自拔。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心里充满了羡慕。这样的—一个传统文化，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

个现象，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。

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、乱、吵。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，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。我们的厨房脏乱，我们的家庭脏乱。有很多地方，中国人一去，别人就搬走了。我有一个小朋友，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，嫁给一个法国人，住在巴黎，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。她跟我说：“她住的那栋楼里，法国人都搬走了，东方人都搬来了。”（东方人的意思，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，有时候专指中国人。）我听了很难过，可是随便看看，到处是冰淇淋盒子、拖鞋；小孩子到处跑，到处乱画，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。我问：“你们不能弄干净吗？”她说：“不能。”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，我们乱，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、我们乱。至于吵，中国人的嗓门之大，真是天下无双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。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：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，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，急拨电话报案，警察来了，问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说：“我们正耳语。”

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？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，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，只要声音大、嗓门高，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？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，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，因为吵、脏、乱，自然会影响内心，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，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，看起来都象一条猪，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，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